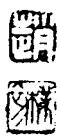


西藏文史資料選輯

23

林初題



西藏自治区政协法制民族宗教文史委员会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23/ 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民族宗教法制委员会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3

ISBN 978 - 7 - 105 - 09159 - 1

I. 西… II. 西… III. 文史资料—西藏 IV. K29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9895 号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23

- 编 著** 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民族宗教法制委员会
责任编辑 张义军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网 址 www. mzcbs. com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政编码 100013
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印 张 6. 125
字 数 12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105 - 09159 - 1/K · 966(汉 569)
定 价 10. 00 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投稿热线:010-64275311;发行部电话:010-64211734)

目 录

我和我的家庭情况	格桑次旺	/ 1
20 世纪下半叶日喀则地区 各县自然灾害情况汇录	日喀则地区政协 文史资料委员会	/ 11
历任山南总管简况	山南地区政协 文史征集小组	/ 22
火猴年(1956 年)组建宗办事处 时发生在洛扎朵宗的一件事	克却洛丹	/ 44
则东地方民族手工业 ——铜艺发展简史	日喀则地区政协	/ 52
日喀则市扎西吉采地方 民族手工艺的发展	日喀则地区政协	/ 55
噶团军与本人的有关情况	年仲空玛·索朗	/ 61

日土地区的百姓造反事件	阿里地区政协 文史组	/ 70
在定日轮值时的有关情况	普 布	/ 74
堪穷扎巴朗杰及其出任 霍尔总管时的情况简述	夏如·西饶嘉措	/ 79
我任达尔宗宗本时的一些见闻	那吉·旺堆次仁	/ 89
土牛年(1949年)原西藏地方 政府为藏北地区筹集、运送 10万克军饷粮的有关情况	阿旺洛桑	/ 105
卫藏地区服饰及原地方 政府雪仲的数量情况	色新·洛桑顿珠	/ 115
藏族丧葬礼俗	益西赤列	/ 124
桑昂曲宗简志及该宗统治 察隅地区的情况	伍金次丹	/ 128
哈登·次旺扎巴和有关 青藏冲突的一些情况	哈登·白朗 则巴布·卓顿次仁	/ 135

水龙年(1952年)后日 喀则札什伦布拉章属民根据 水牛年汉藏裁决书支差纳粮 的有关情况	平 杰 / 176
森公医生次丹拉旺及 我本人的一些情况	拉 迥 / 181

我和我的家庭情况

格桑次旺

我的家在山南乃东县，属于政府差民。我们家父辈几代人均曾任更布，因此，乃东宗公文中常常称我家为甲萨更布苏康巴。我父亲甲萨更布·罗布和母亲贡桑有三男二女共5个子女。我本人出生于藏历水鼠年（1912年）。12岁时，父母送我到山南总管堪穷·洛桑旺堆创办的私塾学习。经过近两年的学习，我在藏文读写方面有了一定的长进。14岁左右，我到拉萨，在叔叔巴尔康札萨克·坚赞平措家服侍。尽管叔叔对我非常好，但因思恋家乡父母，因此，我在拉萨没待两年又私自回到了山南老家，父母对此也很高兴。

起初，我们家属于政府差民，有三冈半即更布一冈、兵差一冈、布达拉舞童差一冈及杂差半冈近300克耕地和4头耕牛、一帮（10—12头）毛驴、6头奶牛、5头黄牛、150只羊、5匹马等家畜，一座较大的园林内有树木5500余株，并有朗生15人左右。叔叔坚赞平措在桑耶宗堆任内帮助我家盖了两层共50余柱面积的房子，并备置了各种家具。

我回到山南后的土蛇年，据说叔叔坚赞平措在负责布达拉宫东侧维修时使用了未干透的木料做梁椽，以致

在后来出现了房梁下沉倾斜的情况，因此，政府将叔叔在拉萨的家产全部没收充公。我的另一个叔叔坚赞克却在任满久热谿堆回拉萨途中遇到政府执法人员，又将其带回久热谿卡并没收了他的家产。当时，不但没收了巴尔康扎萨克坚赞平措的谿卡，如堆龙刚噶谿卡、古奔塘康顶谿卡、桑耶曲康萨谿卡、乃东擦努谿卡等，还将其本家即我们甲萨更布家的家产、土地连同庄稼一并没收充公，仅仅留给我们伙房和一斗多糌粑、一点茶叶和简单的衣物、被褥作为我们一家老小的生活依凭。尽管家产、土地全部被没收充公，但还要按山南总管的命令继续支差纳粮，因此，一年多时间内我们家生活非常艰苦。这期间，我母亲的娘家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同时也得到了扎西曲德寺、布达拉札仓、曲廓沃寺及广大善良百姓的大力支援。由于我家是政府属民，我担心自己又被要求支差纳粮，使我家情况进一步恶化，便去拉萨哲蚌寺果芒札仓入寺为僧，在那儿待了3年左右。

土蛇年六月家产被查封后，于当年七月接到通知，要我们与山南总管一道变卖这些家产，并有令文说：“巴尔康·坚赞平措负责维修布达拉宫后，东侧出现房梁下沉倾斜的情况，因故没收其家产。其本家甲萨更布若有可靠封地文书，则令继续世袭其土地，没收家产牲畜。”当时我们家保存有很多自固始汗以来历届政府头人颁发的各类封地文书，因此，将已经被没收的房产又退还给了我们。叔叔坚赞平措又从布达拉札仓、顶布其札仓等处借来钱款赎回了所有家当。当时带走的那3匹马，据

说后来在贡培拉家。后来，叔叔坚赞平措将布达拉札仓名叫“祥布那日”的僧人安置在家里帮助父母，又从昌珠地方一住户家借粮做种子耕种土地。我则在哲蚌寺当僧人。大约在水猴年，我回家探亲时，父母都健在，但生活苦一点，我自己则因违规破了戒，无法再回到寺院，便找老师要求还俗。当时我父母年事已高，生活较苦，家里经济状况又没有什么改善，我便下决心由我自己来当家，让“祥布那日”回到布达拉札仓。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叔叔坚赞平措的同意。当时父亲年事已高，眼睛又不是很好，因此，他要参加更布会议时我也跟随同去，以便对更布的工作有所了解。同时，我又以一冈兵差地封文为抵押，从泽当哲林寺借粮 500 克，从政府贡粮管理员处借粮 500 克，共 1000 克粮食。以此为本，耕地种粮，用 5 年左右时间全部还清了借粮本息，家里的经济状况也开始有所好转。

水鸡年（1933 年）的某一天，两位孜恰工作人员带着令文出乎意料地来到我家。令文中说：“原来在没收巴尔康坚赞平措及其本家家产充公时，未将其本家园林内的树木砍掉，现今乃东境内的差民砍掉该园林树木并运送至拉萨，以后新长林木仍归甲萨更布家。”于是，乃东境内的差民砍掉了园林内可以用作橡木的树木共计 5500 株，并通过驿路运送到拉萨。这些木料被用来修建了扎什电机厂。

由于父辈几代人所欠债务本息滚雪球般增大，永远无全部还清之力。于是，于木猪年（1935 年）请叔叔坚

赞平措递交一份减免债息申请。叔叔便将他自己本人自 25 岁至 65 岁在布达拉札仓为僧供佛 40 余年，后受罚没收家产并连同没收本家甲萨更布家家产的情况，以及甲萨家系政府差民，需要承担兵差等大量差役的情况一一禀报，并请求减免水蛇年以前欠政府、寺院和贵族的债务。

后来，摄政王热振回复文告说：“堪钦坚赞平措，你原来在布达拉宫维修事件中受罚没收了家产，但因这些被没收的财产已充入法王宝库，你也不必太过伤心损情。你原来在布达拉札仓供职敬佛时勤勤恳恳，成绩显著，此赏给你 2000 克粮食和藏银 500 两。上述粮食可从琼结和扎什库内领取，银两则可从拉恰领取。”同时，热振摄政还给山南总管发令说：“免去乃东境内政府差民甲萨更布苏康巴家在水蛇年以前所有债务的 1/3 及全部贷息，剩下的债务从其土地上按八成半的比例还抵，并由山南总管堪穷降白格桑和粮库管理员奔塘开具证明一式三份，上报政府。”

在此后的 10 年里，我们不但将所有新旧债务全部还清，而且还向其他差民借出粮食 400~600 克。出售木材又挣到了一些钱。从水鸡年开始，由我代替父亲出任了更布之职。

铁兔年（1951 年）左右的一天，我们在开会时收到一个通知，说汉族人石先生（音译）等人到了泽当。我从乃东去泽当慰问时，石先生和他的怀孕在身的夫人、一个年轻的安多人、领路人甲仓瓦以及一个班的士兵已经到了泽当。过了两三天后，甲仓瓦和士兵们回拉萨去

了。当时，服侍石先生他们三人的有我和雅堆大吉林的两个头人。石先生大约有40岁左右，生活朴素，和蔼可亲。他对我们说：“你们不用怕。英国和美国侵略我们，但以后有很多解放军要到西藏来，到时候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他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共产党官员。起初我们按西藏的习俗给他送去鸡蛋、面、肉等，他都不接受，让我颇感奇怪。当时，他们带了些银元宝，随同翻译一起去亚东多吉商人处兑换成藏币，以此购买他们所需要的食品。吃饭时，石先生总是让我们与他一起用餐，处处视我们为平等之人。他有时候去山南总管土登钦饶家，有时候到河边或附近地区散步。大约一个月后，突然经格巴渡口去了拉萨。

1956年，山南地区总办事处成立，本人被任命为乃东宗办事处民政科科长，每月发工资130个大洋。当时我跟王泽松（音译）一起，负责地区办事处各单位所需木柴的收购及给工作人员支派马匹事宜。

在格巴谿卡创办学校时，我曾经有一个多月时间担任了该学校的管理员。1958年初撤销山南地区总办事处，我也没有了工资。

1958年藏历八月份，作为康巴匪兵一支的阿珠仓军队和据说是属于噶计古朵的骑兵50余人来到我家并住了下来。当时康巴匪兵中有一个身材魁梧、虎背熊腰的头目颇受匪兵们的尊敬。这些匪兵住在我家客厅和卧室内，将马匹放到打谷场内，任其踩食刚收割的庄稼。他们还拿走了我家里三座白蚌塔中的两座及大量茶叶、酥油等。他们在

屋顶煨桑，又到女神庙祈祷求神。那个头人问我：“岗普地方有多少汉人？”我回答说：“不知道。”当晚半夜时分，那些匪兵整装骑马去了泽当，还能听到他们打仗的枪炮声。第二天天亮时，那些匪兵已经逃到别处去了。太阳刚出来时，解放军和翻译平措来到我家，问家里是否有匪兵，我告诉他们没有后，一些解放军战士爬到屋顶上去检查。我准备给解放军敬茶时，翻译平措告诉我倒开水就可以，我就给他们倒了开水。正在此时，吴书记（译音）坐小车来到我家，我将上述情况报告给了他。吴书记说：“你自己没受到什么伤害就好。将有关情况报告给代理山南总管西加。”说完就走了。我按吴书记的指示将有关匪兵的情况报告给了代理宗本西加，他在吃惊之余也别无他策。第一次战役结束一个月后，地委要求乃东县准备好修筑战堡所需木材，我给县里出售了1000根木料，并负责收购甲萨地区的木材，运送到巴沃日山和峒扎纳战堡修筑点上，运费即所得茶叶，分发给了各户人等。这期间准备修筑甲萨至藏琼林卡的路，并将筑路指挥部设在了我家，由扎西坚赞、医生（名已记不清）和我负责。刚修了一天的路，从拉萨来了张泽源（音译）和一连解放军，给筑路人员分发一天的工资后下令他们回了家。

1958年藏历十二月，康区匪兵洽真巴等60余骑兵来到我家，强行住在客厅和卧室。当日中午时分，匪兵司令阿旺也带着50来个骑兵经札囊来到我家，与先他们而到的洽真巴部会聚近3个小时后又走了。当时，我除了想到这些匪兵可能会要这要那比较麻烦外，并没有产生

其他什么疑心。当天晚上，一个年纪稍大的康巴人来到我的住处，轻声说：“军部来命令，你要准备好盘缠被褥到克松杜基处开会。”我也真以为是杜基开会，便准备好盘缠被褥和马并带 13 岁的达瓦坚赞。我们到加日附近时，50 余名来自赞塘的匪兵将我们围在中间，又把我们带到赞塘达瓦次仁（系赞塘地方的更布）家，并把我和达瓦坚赞隔离开来。匪兵们开会讨论一会儿后，两个匪兵带我和达瓦坚赞到昌珠，放到夏尔更布家中。更布给我倒了两茶杯茶后，那两个匪兵说：“你和夏尔更布、洛古尔根布（女）三人一起到克松谿卡去。”此后，那两个匪兵没有跟我们一起。我们三人借着月光默默地走向克松，没有多谈什么话。因为我们都以为是真的要去开会，因此，谁都没有产生要逃跑的念头。我们到达克松时，谿卡里的人大都已经入睡，但伙房的门开着，还点了个油灯，我以为是谿卡管理员。我们就在那儿等候片刻，请他帮我们向阿珠喇嘛（系匪兵在克松的军粮库头目）报个到。不一会儿，从小厅来了一个身材魁梧、面目有些狰狞的康巴人，问道：“谁是甲萨更布？”我赶紧恭敬地说：“我就是。”他就一边说“今天可好，总算把你弄到手了”，一边揪住我的头发，并叫夏尔更布和洛古尔更布回去。他们也只能默默地回去，而不敢替我向他求情。起初我向他求情讨饶，但他只管踢打，并不表示任何的同情，后来我被打晕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迷迷糊糊中，他又揪住我的头发，把我从楼梯上拉到楼下，捆绑着吊在那儿，并说：“这是汉人的惩罚方式，你

是吃汉人饭的。”说完，便随更布岗祖等回去了。我疼痛难忍，一个劲地喊着原来与我們有着供施关系的扎西曲德寺温珠仁布钦强巴洛赛救命，真担心这些匪兵会杀了我。第二天天亮时，据说克松更布岗祖把我解下来并给我阻了风窍，我自己根本不知道。等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被关在了谿卡院子中，有4个农民看着。他们给了我一点糌粑和清茶，但因疼痛难忍，没能吃下。大约上午10点左右，朗杰（系琼结冬热康萨家的公子，时任从琼结地方征集来的护教军连长）和阿珠喇嘛的一个康区僧人装束60岁左右的助手来到我身边，阿珠喇嘛等人则在楼上看着。朗杰突然用皮靴踢了一脚，弄得我额头上鲜血直流，又让两个看守分别抓住我的手和脚，扒光衣服，用柳条狠抽我赤裸着的身体。旁边的康巴僧人和朗杰还一个劲地命令那个抽打我的人：“狠狠地打！”他们还说：“你拿汉人的工资，而且还给汉人出售那么多木材用以修筑战堡，害得我们死伤了很多。我们今天要毙了你！你要把汉人给你的工资和你卖木材所得的茶叶全部交给我们护教军。”刚开始抽打时，我疼痛难忍，但后来给打麻了，也就没有什么感觉了。等他们抽打得筋疲力尽、心满意足后就回去了，我则被看守重新拉到前晚吊我的那间屋子里。

后来，原住我家、时为昌珠寺香灯师的托梅动员日乌曲林寺和扎西曲德寺，一起到克松向匪兵头目阿珠喇嘛求情，请求免我一死，保证将我从汉人那儿取得的工资及出售木材所得全部交给护教军，并由上述三座寺担

保，在战争结束之前，不与家人联系，也不给在泽当岗普的地区党委写信。就这样才终于把我救出了监狱，交给了克松谿堆旺堆多吉。旺堆多吉当时任康区匪兵的秘书，很得匪兵的信任。旺堆多吉把我关在谿卡西侧的楼上一间小屋。我的仆人达瓦坚赞白天为克松谿卡干活，晚上睡在我旁边，两个狱卒轮流看守着我。大约过了15天左右后，克松谿卡管理员代替那两个狱卒看守我。一天，我的一个在巴沃寺当领颂师的亲戚和日穷普寺的僧人阿旺顿珠给我送来糌粑和面饼，看守我的谿卡管理员还仔细检查了糌粑袋和饼子。当时，昌珠寺香灯师也派旺堆给我送来了食物。当时，因没有别的办法医治我的伤口，只好靠念咒语，有时还用蛋黄擦在伤口上，伤口很难愈合，去大小便都要倚着墙才能走。当时我心里只觉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对于往后该怎么办之类的问题，没有一点想法。我从克松谿卡大殿借来一卷菩提道论经读，极大地抚慰了我在押期间的心情。

大约过了3个月左右，在藏历三月一日早晨，来了两架人民解放军的战斗机，叛乱匪兵四处逃窜。克松的匪兵头目之一——恰真喇嘛也从楼上下来，一边说“喂，你他妈甲萨更布，我们马上就会回来，你他妈好好在这儿待着，看好东西”，一边急匆匆地逃了出去。我也装作帮他拿东西的样子，走出了谿卡。当时匪兵全已逃走，我先在谿卡附近的一棵大杨树下躲藏，到了晚上就躲到克松林卡灌木丛中。当时，虽然我身体非常虚弱，但一来因为逃出贼窟而高兴，二来也因为想家心切，就忍着巨疼向协扎方

向走去。到白岗谿卡时，谿堆先生一边说着“你能逃出贼窟真是太好了”，一边开始给我堵风窍，拿出酒食招待，并高兴地告诉我说：“新政府已经成立了，县长是扎西坚赞。”我听到这些后，想着自己能与家人团聚，心里非常高兴。后来，我跟协扎强佐一起去了协扎，又派仆人达瓦坚赞到乃东去报告。我到协扎寺当晚，一个僧人来送口信说我的妻子、女儿和两个孙女经协扎山口到曲寺（女寺）找我去了。我想，她们可能到尼姑洛桑曲珍那儿去了，便请强佐先生捎封信到那里。第二天，我的妻子洛桑曲珍和两个孙女次仁卓玛、次仁卓嘎三人来到了协扎。当时她们悲喜交加，只是默默地流着眼泪，说不出话来。后来，我妻子洛桑曲珍说：“我以为你已经被他们害死了。我心里只想着就是见不到你活人，也要见到你的尸体，就出去找你了。”后来，我们让两个孙女回到家里，洛桑曲珍则留下来陪我。过了几天后，我接到县上的通知，要我尽快去县里工作。我们到白岗谿卡时，碰到地委一辆小车，便搭车到乃东县。我到县上后，县长扎西坚赞等非常高兴我能生还，并关切地找来医生给我看病，很快治好了我的伤。在县上工作后，我参加了民主改革运动，根据党的政策赎买了我家的土地及生产资料。县里派我到西藏干校学习，任命我为专署总务科副科长并被选为地区政协委员等等。我深深感到党对我们这些爱国人士的爱护。

20 世纪下半叶日喀则地区各县 自然灾害情况汇录

日喀则地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20 世纪下半叶即自 1954 年至 1998 年间，日喀则地区所属各县遭受了大大小小各种自然灾害，如：雪灾、水灾、地震、大风等，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同时，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日喀则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减灾救灾工作。

一、木马年（1954 年）江孜水灾

1954 年 7 月 17 日，宁如山中的三个湖即“三怙主湖”之一——金刚执湖决口，附近的宁如村 20 户人家和达巴村 30 余户人家的人、耕地、房屋、牲畜等全部被冲走，除了达巴村有一人去日喀则办事外，无一人幸免生还。当夜 3 点钟左右，洪水到达江孜镇，冲毁在江洛的印度办事处房舍和园林内千余株树木。印度办事处近 300 名各类工作人员中，除长官等 11 名年轻人得以逃生外，其余全部被洪水冲走。江孜县和白朗县有 170 村 3017 户共 16180 人受灾，造成 691 人被洪水冲走，34 人患传染病死亡，冲毁房屋 10074 间、磨房 37 间，大畜死亡 1730